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經部第三冊目次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二)

〔清〕李沛霖 李楨撰
清康熙近譬堂刻本

.....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二）

〔清〕李沛霖 李禎撰

清康熙近譬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四書朱子與同條卷之九

子罕第九

九十三章

圖分新無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言聖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夫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指夫子所罕言也

朱子與同條

論語卷九子罕

一

近世金

夫利之有乎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

朱子與同條

論語卷九子罕

二

近世金

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又曰命只是窮通之命

素近

素近

藏板

10

1

1

乃頂素學者蓋

學者蓋

名又是

名，又是

姜之吉

妻之害

10

矢

E.

得

南

—

故

14

11

逃

坐。

P.

此食

५६

人

經

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然○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謂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名歟？○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夫堯之無不，如本末精粗一以貫之，道哉！故夫子曰：舉一善自居而於藝之中復居其大者，若云：以見夫道之無不在。○呂晚村曰：謂弟子數語若云：以見夫道之無不在。○隱之說將為學者流弊，無此含糊之語，孔子若謂黨人之說將為學者流弊，無此含糊之語，孔子若謂黨人又不可不說，而果有善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置此不履，話頭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聞人警已，不之以謙之為的，當不易也。○陸稼書曰：此章解者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借總在大字內，借無成名不是借夫子之名，不能成名乃是借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與黨蕩蕩民無能名一。

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政，即博學多能亦不取。當故後章則托之少陵，此章則從自內所執若不能為博學，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若不能他處無分別，是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同深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大，全然如能，亦須察貼，後若無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蔡虛齋曰：執御之云，要對聖人之真心也。聖人果欲執御以成名者，亦不見達巷黨人之不足，以知夫子矣。蓋道無往不在，豈必專攻一藝以成名哉！承之以謙之說，如釋其詞，而未暇及其餘也。○呂晚村曰：此非夫子解嘲語也。黨人以借夫子夫子以謂門弟子，則不當耳。若其論則未嘗不揆中學者之病，故夫子亦不必言。所以博學無成名之故，而特言人之不可無所執，此正見聖人好問察言，隨着解者便是道理。處其與黨人固無與也。○仇滄註曰：聖人初無求名之心，固屬正論。但此處所言原是有為而發，即云：未一善自居，非論語卷九子罕。

視接陸謫謂惜字賦在人身上謂惜人不能惜夫去
 似覺率強須知是世人不能名夫子而爲夫子惜耳
 如此則博學無名既欲在大哉內而註中惜其字
 方存者落黨人既非欲夫子有所益以成名夫子字
 非冷語以破成名陸說之事二段亦甚精細說謂
 此處有爲而發不妨作商量語雖從註中欲使我何
 所執以成名乎一句看出然與聞譽承謙之旨相背
 愚想博學無名雖皆譽辭但夫子辭却博學只認無
 名族不敢當博而欲自居於謙不敢當博學之無可
 名而欲執一藝以成名也如此則既得註中聞譽承
 謙之意而與何所執以成名句亦有理會○聞人與
 已承之以謙是聖人不自知處時解謂謙以謝黨人
 便似聖人謬爲謙虛反說壞了不見真心實意耳

近營盤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細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附錄八寸縷爲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漢末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畫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

范曰聖人之所爲君子則焉或從之或違之惟其是而已矣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私義而舉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因錙兩舉或繞餘強不及禮而可從并上則虧君臣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曰聖人處世可見其此益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近世
美術

國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奢儉之儉

按本節註云不如用絛之省約未嘗以純爲不合於禮而姑從也後總註又云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善於義則不可從也是分明以上節之純爲合禮下節之泰爲非禮故有從衆違衆之分乃人謂聖人姑從其輕小者而不從其重大者亦未知事有大小而聖心之天理無大小也○純不若麻之難成難成卽是工多費多今用絛易成自是省約故曰儉直卽奢儉之儉九我之說非是純之用儉於麻而率美不缺於麻故爲變制而得禮意亦非以麻文而純質也儉而不固所以可從只看聖人說服周之見取其文而得中則知純一

儉之不失其文矣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近醫堂

近

藏板生

其喪失而不可考。○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知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問呂氏曰受者前是聖之所脩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興與後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廢興如興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後死者是對上文王文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子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春天在孔子此語亦是破匡人固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

卷九子罕

近世金

○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為已任也已之在與在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聖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

自任否則安也

卷九子罕

近世金

不作春秋斯文自在此孔子入則謂斯文在己出則謂斯文在彼。○何休曰蓋夫子平要之無所附庸世傳世修蓋是也。○禮記曰山虛齊都只見得一邊。○禮記曰夫子明云匡人其如子何顏淵後亦決其為何。○已時解動云聖則有於天而竟於忠難之迹已探之。○斯文無可變是聖天便斷不齊斯文又是其影。○只在聖中故天字可該理數而言。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大宰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與魯耳吳有太宰語宋有太宰華督事魯公其後九

朱子集注

論語

卷九子罕

近世金

○大宰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孔氏曰子貢宋時道相馬之厄遂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太宰即吳都也吳與魯會稽諸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貢請於隱公欲殺桓桓曰宋太宰其後不便見。○按夫子二字界頓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作一氣。○讀玩者與何其語氣已將聖字納入多能之內矣。○曰聖者與疑而不放定呼聲不是聖聖此聖字然接。○以說何其多能則驚嘆其聖只是驚嘆其多能耳。○聖之重以多能而重時解謂重多能而輕聖者其。○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手。近學堂。

1

1

1

辨
按耳

大正吳司侯海

會考卷九

三、

正有何意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問方教空谷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諺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難於至愚不敢不

太平興國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

近世書畫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前意一般否曰那
說得了然○這空空是指歸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
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問端兩篇處疑
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理會
方啓發他空空鄙夫必著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
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
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阜子舉起一角便有三
角在這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
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地語脈論這主意
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空空
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
因而發者這上而必有說話語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
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者聖
人乃曰吾執得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
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謬人不能但
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謬人不能但
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者不如此聖人何自息

失之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鄰近

矢二 異同條辨

卷九子罕

美

最近

10

地謠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謠話。便似要人知機。提○
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覺
倖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
自高。則人必以爲淺近。不足爲孟子人。皆以爲迂闊。
把微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誠迂闊無用。則何以起
人慕心。所以與他爭辨。不是要人尊己。直使人知曉
道之大底。幾來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
斯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
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
廣。是勢不得不如此。○問。執兩端與獨兩端。如何。曰。西
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端。
兩端言微頭微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道。
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
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
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無所指手足。如子
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
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
○大。全趙氏曰。叩乃叩擊。存發動之意。○慶源輔
○大。全趙氏曰。叩乃叩擊。存發動之意。○慶源輔

矢二
異同條辨

卷九子罕

美

最近

10

入邪于理不通。卽夫子自管其淨名圖，終亦于文不通云。

呂晚村曰：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己成物，仁智並到。無如二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謬執謙退也。○有知卽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辭之故夫。子遜辭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暇，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卽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爲漸之意。

批本文首二句言己之無知，下卽告諸夫之不敢不盡以明也。夫子之辭有知亦以其誨人之有知必其誨人不倦也。夫子之辭有知亦以其誨人之有知必其誨人無所不知也。何嘗以首二句爲學下三句爲讓者？判然分開則首尾不相照應，而中間亦多一層折矣。觀集註引程子尹氏之說無不主誨而朱子門人問答亦皆類引無隱不憤等章可見選其至愚不敢不盡雖字甚活，蓋人於有知者或諱之不倦而於至愚者則忽而不告。聖人則雖至愚亦盡耳。○兩端卽指所問之一事而言，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總見徹頭徹

大ニ異同條辨論語卷九子罕

尾無有隱諱之意，非處以淡且難者望之辭夫也。○兩端只共之兩端，則兩端已具在問中。此聖人之所以本無知也。叩其兩端而必竭，此聖人必欲自盡其赤人之誠而人遂謂聖人之有知也。兩面應足首二句之意。

顧按朱子謂解書不可於本文外多添字意，恐多添字意便是以己意強解，非本文自然語氣也。凡聖人最怕人稱他生知以致廢學，此章並有知之各尚不敢居，但謙言有告人之誠奈何於有知上又拈定生知上知至謂說無知便見其求知，混扯成已成物尤爲謬誤。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